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

胡

渭

字壯明號東樓浙江德清人貢生

書揚州田賦後

一

李因篤

字天陝西富平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檢討

荒政策

三

治河策

六

東雲雛孝廉億略序

十

大中丞焦公文集序

十一

張鷟庵先生文集序

十二

義林述

十三

重修龍潭葉公祠記

十三

南南冢宰殯蒲公傳

十四

茂衍王公墓表

十六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檢討有曝書亭集

春秋論

十八

韓信論

十八

陳壽論

十九

報李天生書

二十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二十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二十一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二十三

曝書亭著錄序

二十四

王考功遺集序

二十四

威舊集序

二十五

王崇安詩序

二十六

嚴蓀友秋水集序

二十六

登嶧山記

二十七

真賞樓記

二十七

鮑齋記

二十八

秀堃堂記

二十八

倦圃圖記

二十八

看竹圖記

二十九

游晉祠記

二十九

東甌王廟碑

三十

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三十一

殷先生墓志銘

三十二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三十三

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三十四

王處士墓誌銘

三十五

文學曹君墓誌銘

三十六

文學鄭君壙誌銘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十

書揚州田賦後

胡渭

今天下號為財賦之數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或頻太湖。或夾松江。自唐以來。其田日增。太率圍占江湖以為之者也。禹之治水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潴。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勞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為田。其地蓋即葉少蘊所云。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為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於吳縣之松陵鎮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錡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瀾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通失者不貲。圍田之貽害如此。笠澤既盡為田。僅存一夜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茭蘆叢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邇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土以為田。潮沙茭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潞山湖

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澮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歸熙甫云。傍江之民。積占茨蕪。指以告佃。為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園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為壑。五郡同蓄者也。蓋自江左偏安。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園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杜實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按熙寧二年。都直上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即杜氏所自出。民猶易辦。自景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主其議。浙西於是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薄以輸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邱文莊濬云。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九。以今觀之。浙西又居兩浙十九也。即蘇州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微科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稅糧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為官田。而重

稅之殊。非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輪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有訛。通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田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詔減三分二。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湖倉畝科二斗九升。顧亭林曰。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為之曠然一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荒政策

李因篤

愚聞國託本於民。民仰資於食。食聽命於歲。國託本於民。而民之不能有聚而無散者。食為之也。民仰資於食。而食之不能有盈而無絀者。歲為之也。食聽命於歲。而歲之不能有備而無患者。政為之也。愚嘗思觀周漢以至今日。所謂凶年饑歲。無代無之。而獨怪今之議荒政者。何其多夸辭而鮮實用也。今之言荒政者。率多歸重根本。謂宜圖諸未然。而舉昔賢已效如常平。當社。社倉。卹流之事。皆迂疏目之。夫平居未能修明王制。權天下之旱乾水溢。而不至有害。不幸而耕稼未豐於前。歲凶適值其後。救荒如戢焚火。已燎原。則赴之惟恐不及。而必曰爾何不曲突徙薪也。不已晚乎。情勢既迫。安得不疾呼而請賑哉。且常平。當社。社倉。卹流之法。愚非以為行之即事事盡善也。亦視其人何如耳。雖然。行而未善。其規格而不行者。必有辨。況愚又非以為姑設此數者。是亦足矣。而平時墾田薄斂之政。何置而不講也。愚意並行而不相悖。權其緩急。而徐圖其恒足耳。愚考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總計天下之口。雖有凶年。民無菜色。所謂講之於平日也。愚又考周禮遺人掌委積。曰邦。曰鄉。曰門閭。曰郊里。曰野鄙。曰縣都。自民之艱阨老幼。至賓客羈旅。皆在所恤。廩人掌九穀之數。曰匪頒。曰賙賜。曰稍食。自民之四鬴三鬴。至二

國朝文匯

卷三十

三

國學扶輪社印

補不足。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減用。而大司徒更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曰散利。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力。曰舍禁。曰去幾。曰書禮。曰殺哀。曰蕃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除盜賊。司教又以節巡郊野。救其疾疫。胡安國又加之為粥溢以救饑。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夫遺人所掌。乃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康人所掌。乃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荒政十二。乃國家遇凶荒之時救卹之法也。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又大有以救之。此所謂講之平日。與講之於臨時者也。繇是觀之。亦足以見三代之政。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常平之法。則始於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邱濬曰。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故斂散之際。必斟酌而上下之。兼行李悞之平糴。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所斂。則糴不貴而民不散矣。當社之法。則始於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戶出粟米一石以下。輸之當社。委社司權量。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義倉取民不厚。而置之當社。於民尤便。後世移於州郡。則文案之反覆。吏胥之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者耳。遠者惡能及哉。必以隋為法。而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責以大義。加以殊禮。則上不勞而民享其利矣。社倉之法。則始於宋。朱子初建之。崇安開耀鄉。

有社倉一所。米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償之。自後隨年
敏散。小歉則捐其息之半。大歉則盡捐之。凡十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
百石還府。而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鄉
有凶年。人不缺食。孝宗時。下其法於諸路。邱濬曰。里社不能皆得朱子者主之。又不
能皆得劉如愚父子者為之助。恐或計私害公。則弊不勝言。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苟有司擇長者而付之。實心區畫。亦安在其不可行也。邨流之法。則莫善於宋富
弼。按慶厯中河朔大水。民流而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時知青州。勸所部出粟。益
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而官吏目前資待缺者。皆賦以祿。使即民
所聚。擇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為奏請。率五日。輒持酒肉慰藉。出於至誠。人
皆盡力。又山川陂澤之利。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明年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邱濬更欲折衷其法。立為定規。頒布天下。凡遇
荒年。或散粟。或給粥。所在長吏即下所屬。凡所部有致仕閒住。及待選官監與夫耆
耆之風重於鄉者。以名起之。而待以士大夫之禮。給以印憑。目為公直。俾其量領官
粟。各於所在因人議賑。而官不遽制事竣。具疏上聞。量加懲勸。則吏胥不得乘機肆
其侵漁。此又不但可施之流民也。發賑之法。則當本周禮之散利薄征。遺人之施惠。

卹民而兼采唐宋之善者。如唐貞觀二年。遣使賑饑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卹者。又謂待其鬻而後贖。則不售而死者必多。莫若責令有司。遇年饑。鬻子者。官為買之。每一男一女。五緡以上為率。量給身直。贖其父母。餘以為訓養之費。傳送邊郡。編為什五。是於救荒之中。寓實邊之効。若費無所出。則請暫貸官錢。俟江南罪人。謫戍西北二邊者。俾其納五百緡。許除籍。納二百緡。許改近衛。所得緡。取補前貸。彼南人之隸極邊。勾丁補伍。甚以為苦。必有樂從之者。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倘行於今日。諸徙尚陽。甯古之人。將引領恐後。莫之能禦矣。如代宗朝。劉晏掌財賦。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責入贖出。兼以穀易雜貨。供官用。知院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倘行之今日。專責一府佐董其事。并知院官。可以不立矣。如周顯德中。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不責其必償。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病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與米而取錢。或赤貧而重督。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氓。弊不勝言。倘行之今日。散倉廩。頒帑金。權其被災之厚薄。而不責其償。則其惠溥矣。如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船安撫。出粟賑貸。如仁宗遇災。則避殿變服。恐懼見於顏色。哀矜行於詔命。被災之所。必發

倉廩平糶不足則轉漕他路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索僧牒。或留歲漕。免租寬負。休役弛禁。飢民不能自存。則官養之。不得其死。則官瘞之。倘行之今日。而又責督撫大臣。如趙忬之書問屬縣。如曹鞏之先期賜幣。如隆興中之特立賞格。如辛棄疾之痛懲首惡。相兼而求濟。則民困其有馮乎。此又不特專資之於發帑者也。然愚更揆時審勢。有切方今之碩畫。而多與時議相背者。一曰寬就食之禁。夫安土重遷。人情也。苟非有大不得已。孰肯捐親戚。違墳墓。甘為亡民哉。蓋多藏而備具。則固無患矣。若不幸蓄積無素。與夫雖有蓄積。而連歲游飢。請之官無可發。勸之民無可貸。乞諸鄰無可應。將視其坐而待斃。不如縱其隨處餬口以求生也。於是嚴檄郡縣。考其有無。量其多寡。或移民就粟。或轉粟就民。或高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糶。又不幸而公私乏絕。計無所出。則亟聞朝廷。多遣官屬所在招綏。給以公儲。而不責償。故有以護送之。使不至潰散而失所。有以節制之。使不至劫奪生亂。有以還定安集之。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復完。我之版籍已渙而復聚。富弱青州之政。可踵而行也。曰嚴遲報之罪。孟子曰。民當飢歲。老弱死而少壯散。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朱子嘗稱蘇軾與林希論熙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者遲也。嘗見州郡每有凶荒。朝廷未嘗不捐租發粟。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上

有鉅萬之費。而下無分毫之益。其故遲而已矣。所以遲者。緣有司急簿書而緩撫字。遇有水旱災傷。非其不得已。不肯申達。比其申達。則州縣上之府道。府道上之督撫。批撥往還。動經旬月。及聞諸朝廷。而令下已晚矣。然此非有司之罪。其失在國家也。何者。國家不能慎簡守令於平時。及其災荒入告。則總總疑之。豈惟守令。并其司道督撫。素倚安危者。亦莫不總總疑之。是以不得不遣官勘驗。而所遣者。又多以文法為拘。後患為慮。因一人之詐。疑眾皆然。惟已之使。不人之卹。彼實能沾惠者。有幾哉。夫朝廷於督撫司道諸臣。固前日所擇於諸臣之中。知其賢能而後任之者也。今一告災之故。而不足信。則國家所倚重何如也。況今所遣官。又能保其廉而且才。一一稱上德意乎。請如邱濬所言。定奏災限期。頒行天下。八分以上馳傳。五分以上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後不及期者。重治其罪。劉晏知院之說。可踵而行也。曰厚勸輸之典。邱濬云。幣將非國之美也。然用之他事。則不可。用之救荒。則是國家為民。無所利之也。故宋人謂之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自今以往。苟遇歲飢。民有多粟者。輸以濟荒。則定為等第。授以官秩。給與璽書。俾有司優禮。與見任同。苟非大故。亦不追奪。如此則平歲爭積。而凶歲爭輸矣。仁宗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之事。可踵而行也。至於勸課農桑。必如董錯所言。地無遺利。民無餘力。而後邦本固。慎擇長吏。必如司馬光所

云。開公正者為監司。俾察被災郡邑。其守令不勝任者易之。而後吏治肅。寬減租稅。必如漢文景。或全蠲。或免半。徧及於四海。而後民氣蘇。善乎呂祖謙曰。備荒總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季惺之政。次也。所在有可均。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歲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邱濬曰。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遷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而迄不復振者。以六郡游飢。流民入於潁川者數萬家。不能撫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荒政之所關。鉅細故哉。吾願今廟堂之上。求其實。勿徇其名。緩治其標。以徐圖其至善。圖其至善。俾國常藏富於民。而民無待哺於歲。昔賢之成憲。具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有可行不可行也。

治河策

愚觀禹貢治河。始於積石。終於海。而諸州之文。不少概見。其首揭於兗者。僅九河既道而已。略其所經於諸州。而著其所入於兗。此治河必治下流之驗也。九州不言治河。而貢賦之來。則必以達河終焉。所疏不詳於侯國。而所會並舉於帝都。此治河即治運之驗也。太史公謂河災衍溢。害中國尤甚。而其書則以河渠名。以河之害歸河。以河之利歸渠。此治河兼治渠之驗也。平當之言曰。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所謂隄防壅塞。禹貢稱導河。而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此治河以浚為治。不以塞為治之

驗也。九河逆河同在兗州。經於兗言九河。不言逆河。九河以為播而逆河以為同。此治河以分為治。不以專為治之驗也。商人六遠以避河決之害。天子之尊不與河爭強。王都之大不與河爭地。輕去其國而重為之防。此治河以徙民為治。不以徙河為治之驗也。吾聞之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置六驗之說於此。詳計而力行之。衷昔賢之成法而參以當代之急務。要未有不明著其效者。雖然。愚者徂近功之易見。智者矜小慧而用鑿。故與愚者言。既難預覩其情。而與智者言。又難頓破所恃。言之於先。易致功而嘗苦其不用。言之於後。易見聽而嘗苦於無功。國家之事。習者故然。不獨治河而治河為甚。何則。河之害深。而治河之費大也。河之害不一。治河之功不一。而愚皆約舉其最著者。大較漢宋元明之間。計其患。漢之患為決。宋之患為入淮。元之患為及山東諸郡。為妨運道。明之患為合沁泗沂之水。同歸於淮。而河淮為一。為委河於淮而避運道。而河漕為二。患在漢宋元。故道猶有存者。患在明。故道乃盡失之。然則河之患。未有甚於明者也。而今且過於明焉。紀其決。漢孝文時決酸棗。元光中決鉅子。又決館陶。永光五年決清河。建始四年決東郡。漢嘉四年決渤海。宋至和二年決大名。熙寧十年決澧州。元至正四年決濟甯。大德中決蒲口。明洪武十四年決原武。二十三年決河南。明年決原武入淮。又明年決陽武。三

十年決開封。景泰三年決沙灣。天順五年決開封。成化五年又決開封。洪治二年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五年決張秋。七年復決張秋。十三年決曹單。萬曆中決徐州。天啟中又決徐州。漢宋元決者十。明決者十五。然則河之決。亦未有多於明者也。而順治二年七年金龍之決。更烈於明焉。度其勢。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迄於明。則自西而東而南。河之自西南而東北者。河為之。河之自西而東南者。人為之。然則河之勢。未有不順於宋明者也。而今一仍其舊焉。約而論之。禹之功莫大於九河。然愚不曰九河。而曰貝深之二渠。何者。二渠以釧之。九河以橋之。藉非二渠引河北行。即九河之疏。安所施乎。漢之功莫大於宣防。然愚不曰宣防。而曰館陶之屯氏。何者。宣防之築。數年即決。屯氏之分。八十年無害。藉非屯氏因其自然。橋河為八。不復隄塞。即宣防之宮。不旋壞乎。宋之失。莫大於候水。然愚不曰候水。而曰熙寧之閉北流。何者。候水隨決隨塞。民雖苦之。而未嘗尤河。閉北流則尤也。六瑤之渠。決大明而始罷。金隄之堰。決內黃而盡絕。河決以北。而欲回之使東。不幾與河爭乎。元之失。莫大於蒲口。然愚不曰蒲口。而曰安山之開會通。何者。蒲口隨塞隨決。河上之役。雖無歲無之。而未嘗雜他水。開會通則雜也。引汶而北。連白衛。至二百五十里。絕濟而南。連淮泗。至一千八百里。河決以南。而茫茫汶

與濟之是求。不幾置河於外乎。明之失莫大於夏邑。然愚不曰夏邑。而曰永樂之復漕運。何者。塞夏邑而不免於決。溢歸毫。侵鳳泗。雖一方受之。而未嘗偏天下。復漕運則偏天下也。引河自西南以通運。於是山東諸郡皆被其患。聽河徙東南以避運。於是濟深汝漢淮泗諸水皆被其衝。河勢在北行在南。而往往欲息方割之勢。兼撼狂瀾之行。不幾令河無適從乎。夫得失則已較然也。從違獨無所折衷哉。愚聞昔人之言河者。其最著凡十二家。司馬遷曰。河所從來者高。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是論其本也。馮遂曰。九河故道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募水。是論其支也。李昇曰。因其自決。可且勿塞。河苟欲居。當稍自成川。然後順而圖之。則用力寡而成工易。是論其形也。賈讓曰。治河有三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是論其性也。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且有杭稻轉漕之便。謂之中策。是論其情也。繕完故隄。數達其害。勞費無已。謂之下策。是論其權也。關並曰。平原東郡土形疏惡。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是論其屬也。韓收曰。略於九河之舊。穿為四五。宜有益。是論其匯也。王橫曰。西山之下。宜更開空。使緣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是論其舊也。歐陽修曰。秦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所不能。是論其上也。劉晏曰。二股河已閉。而御

河之由冀北者。尚宜疏導。是論其下也。歐陽元曰。治河有三法。順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是論其術也。余闕曰。中原平衍。何河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是論其理也。宋濂曰。南渡以後。河由彭城併汴泗東南以入淮。以萬里奔潰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此萬萬不能者。是論其時也。約而計之。有所為百世之利。百世之弊。馬有所為一時之利。一時之弊。馬何謂百世之利。邱濬有言。今日之河。所以泛溢而為淮豫之害者。因兩潰之水。既合為一。眾山之漢。又併以歸。淋雨無時。潢潦繼作。故欲得上流之洩。必先使下流之通。誠不惜棄地。不惜動民。擇任心膂大臣。俾於下流遶東。相其便利之所。污下之處。挑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為污田。多作水門。引其淮。既河分疏之後。水勢漸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其淤沙。或推而盪之。或就而開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橫溢。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洩。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濬之此議。兼賈讓上中二策行之。但去其患。不言其利。然惠平即所以為利。夫百世之中。可以無河患。則利在百世矣。何為百世之弊。河之南也。以徐為壑。自辛卯張秋之決。盡徙而北。又以兗為壑。開國屬邑。七月告決。祥符考城封邱諸邑。荆隆朱源。

增灣諸口。八月告決。山東諸都邑。九月入告決。起張秋至濰口。夫濰口至臨淄十五里耳。歷三十九城。而直逼濟南。何其甚哉。虎牢之東。距海幾三千里。無崇山巨礮以閉之。無洞庭彭蠡以納之。又不令其縱而出海。無怪乎所經泛濫。而城郭為墟也。黃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為一。而清口又合三水以同歸於淮乎。曩河猶有所潞。如鉅野梁山。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雖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今則以一淮受眾水之歸。治之者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欲行則強為塞。欲止則強為通。惜微渺之費。而忘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難就之工。勞力於無用。糜財於不實。苟顧目前。違恤其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反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夫百世之中。無日不治河。則弊在百世矣。何為一時之利。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工為難。決河口視中流為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其後總制河防。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凡八閱月。諸埽諸隄成。而河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魯之此議。蓋兼歐陽元三法行之。就目前之利。去目前之害。輕重相權。故一時不見害而見利。則利在一時矣。何為一時之弊。以河須隄。歲歲而築之。以隄須埽。歲歲而完之。埽之成。民財不知其凡幾也。上諸部者。十不得一焉。隄之成。民力不知其凡幾也。上諸部者。又十不得一焉。然國家

度支之費已歲至億萬幸而未決此億萬者終無所減不幸而決小則數十倍大則數百倍且戍隄有卒而壞隄者即戍隄之卒守埽有大而破埽者即守埽之夫何則彼就食此中目為奇貨固已久也一歲無增隄繕埽之役輒徬徨四顧而無以自容雖嚴為之禁究莫能止鄙夫且曰此數萬之眾皆藉庇於河苟其輕罷有相率而為盜耳嗟乎國家無術以養民而以河為之寄無術以弭盜而以河為之歸斯不亦可恥之甚哉指目前之害為目前之利上下相蒙故一時知利而不知害則弊在一時矣人君之政莫先於舉利而去害謀事之端莫大於近取而遠核將為其利乎將為其弊乎必曰為其利矣將為其百世乎將為其一時乎必曰為其百世矣而或有難者於此曰捐數百里之膏腴又所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其如民怨何往應之曰今開封自鳳陽河所浸沃田歲數十萬頃縱於遙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不過數萬頃果孰多孰少耶仍即所開河旁偶值民居則官予地以償之偶損民業則官倍償以贖之或徒諸寬閒之野或更與新墾之田讓不云乎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太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民知上之所以勞我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則又有難者於此曰漕東南以實京師必由博澤之境河北則會通必有所礙其如妨運何往應之曰河不可驟使之東非不可漸使

之北河突徙不常議者每欲求禹之九道元之四道分遣郡邑按圖而疏之令由清入海而別引沁水從魏博折東以濟漕且漕又以汶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得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蓋先防鉅野使河不妄行俟既復千乘然後相其宜而治之闕不云乎人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亦安在其必為運害哉夫利之在百世者可以徐圖而弊之在一時者不可不急改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毅然必行不惑浮言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序度其權宜進以歲月河淮之民庶其有瘳乎雖然平都尉之領河隄博求眾妙桓司空之典河議兼考舊謀則愚請略述所聞而更有進焉王延世治河嘗為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舟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此一法也元初治河議於杞河三議口選廉幹知水利之人專司之謹其防護較已決而後修者功當十倍此一法也尚文議治河令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之避衝者並聽其便仍於河南退灘地內給被患之家以為永業此一法也景濂議治河於彭城東南浚入舊淮河使復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北流以殺其力此一法也宋禮治河議於中灤下二十里濬舊黃河分疏其流使由故道而北入海此一法也白昂治河議自東平之東北以至興濟鑿小河

十餘引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此一法也。劉大夏治河。自黃陵岡還殺其勢。而浚孫家渡。別為新河。浚四府營分為二派。築長隄。起胙城至徐州。凡三百六十里。此一法也。董其昌議治河。謂漁溝鐵綫一帶。地形多下。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叉鎮至五子灘約九十里。其河跡尚存者三十里。宜循其舊而復之。此一法也。近時議治河者。或云自王家口以下符離一帶。更開支河以分之。即此流彼淤。亟濬其淤者。務令兩河並行。或遞居焉。此一法也。或謂荊隆口新河最淺。其流緩。不如舊河之深而急。非其所安。為區壑焉。徐邳一帶。舊河雖存。其怒愈大。而將鍾禍於山東。今淮泗之交。褰裳可涉矣。宜急有以濬之。此一法也。凡所謂就河言河。治其流者。如是也。興溝洫之宜。則水利不可不講。書云。濬畝濬距川。濬川距海。夫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於齊豫間。定其疆里。因通流。畫為大渠。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疏大渠會於河。疏中渠達於大渠。又疏小渠達於中渠。淺深廣狹。因乎水。曲直從橫。因乎地。其卑特甚者。董浚為塘。勞則趨卑。旱則節蓄。使西北多渠。則多容水之地。多治渠。則多治水之人。此治渠以治河之要也。酌儲積之便。則屯田不可不修。趙克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云。自春省士。循河漕漕。夫漢唐之初。其漕率不過數十萬者。屯舉而收穀多也。誠於畿輔間。推乎郡國。可水耕者。則立堰以耕之。可陸種者。

則分疆以種之。如淮南可為水屯。潁壽可為陸屯。襄鄧可為水陸屯。分屬之守令。詳核之藩服。其出入大數。總制總河內。則勸農。外則休運。使西北多屯。結粟魚鹽之富。既可藉以減漕。舟車牽輓之費。又可捐以治河。此治屯以治河之要也。通轉輸之窮。則海運不可不復。秦紀云。天下飛輓之役。起於黃陞。瑯琊負海之郡。致於朔方。夫元之世。數有河患。而治之得兼南北者。以海舟行而不仰給於漕也。誠於國家閒暇。求元人之故道。視有使河者。則以河為漕。有使海者。則以海為運。許吳楚從河。兩浙從海。蘇松與常。兩從河海。米船存滯。稽之元史。歲數風角占視。取之沈氏筆談。如厯黃泊。議石沙之多寡。州渚之遠近。暫資之漁戶。竈丁。或併漕於總河。或併河於總漕。使西北知海。海運行。則運不妨河。而不必兼河以治運。河運緩。則河不妨運。而且得舍運以治河。此治海以治河之要也。凡所謂置河言河。治其原者如是也。十法以救其流。三要以正其原。而更取吾說之關於利弊。分於百世一時者。權其緩急。揆其始終。以求當乎六驗。即薄太行而迫金隄。不煩目為奇舉矣。不然。泛言疏而河殺。則留邊有泥。留沙滯之虞。泛言濬而河至則淤深。有匱財竭民之慮。泛言塞而河悍。則氣漲有左支右絀之嗟。吾不知其可也。

住閩中學者盛推南北。而東氏有二孝廉。雲駒雲雛。並騁詞場。著聲海內。雲駒早世。雲雛遺札未仕。益肆力詩古文。上郡劉季子石生。嘗稱其七言近體工整高亮。當直追崆峒子。所見雲雛詩不多。如五言送蘇刺史生紫北。上聞道邠州守。長安數來收一篇。撰老絕倫。當時嘆為壓卷。每欲索觀其全集。蓋詩必討論六藝。胸藏浩然。而後自命有基。用事數辭。皆能穩協。無刺竊支離之患。所謂多聞闕疑。擇其善者而從之。漢詩所云辨佳哉。詩審博。杜工部亦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雲雛之詩。因知雲雛之學。直億之耳。春日扶病青門卧。學使君四山許公西齋。擁被謝賓客。使君乃出所鈔雲雛億略。慰其岑寂。披之則類書也。類書如杜氏通典。馬氏通考。真氏衍義。邱氏衍義補。咸與通鑑相表裏。擴九經之外庫。於治天下之事具矣。顧舉其大而細者。或不逮。端木子有言。識其大。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士方蓬壘而行。白首下帷。積朝夕所得。或書之。或或黏之。壁久且彙粹成書。若王伯厚困學紀聞。楊用修丹鉛錄。王元美藝苑卮言。死委餘編。胡元瑞談數。其最善者。億略採輯數書。仿而為之。聞亦溢於南窗。天中唐說部四十家。而折衷以己意。語多精當。顧丈人宿習。好譏彈。舊聞自見所長。鄭漁仲痛詆孟堅。而宋史迄無釐正。即其十七略得失相半。如以辭而已。未敢望漢儒也。鳳洲每攻升庵。而博覽終覺遜之。況舍其廣蒐遠引之功。就中

覓一二疏節。指癥摘類。周孔而下。難乎免矣。要在觀者審所去取。撮其長。舍其瑕。而不掩作者之苦心。開卷有益。篇帙雖小。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億略為卷六。無全脗。有全裘。無一目之羅。有一目之鑒。夫士之於道。猶耕之在野。賈之在肆。億而多中。非殖學不能。東子之託指遠哉。使君來關內。尊經好古。愛養人才。凡表章先正遺書。孜孜惟恐不及。既閱億略。而喜其持論之平。將授梓工。命子訂其缺畝。綴數言於首簡。吳多君子。固知繼此。將紙貴石城也。

大中丞焦公文集序

予讀大中丞焦公遺文。蓋潸然流涕。而弗能自己也。他不具論。崇禎之初。海內多事。當皇皇求賢如不及。公之名既達於上前。於時有小焦之目。書屏志之矣。而徘徊軍都河東甯武。僅領一路。參藩臬間。遲之又久。始自觀察授雲中節。旋陞於中官之監而歸。嗟夫。以烈皇帝之明。既稔知公。以公之名位。不可謂不遇。究之寺人譖忌。罔竟厥施。而明良一德。千載有遺憾焉。豈非天哉。方公在河東。俘盜魁王家印。功甚偉。撫臣匿不以奏。上未之聞也。其在甯武。倖吹無聲。戮叛謀四十八人。有蜚魚銀牌之賜。上已聞之矣。遷長臬。擢大中丞。寄天下之上游。而居於京師之右臂。上將有以大用公矣。夫何雅璫餘孽。巧蔽聖聰。頃之囑中原。窺神器者。乃即部曲豎兒。吾意此時在上。

必思公而羣臣能挫其垂成之緒必更沮其大任之心冠氛日熾所向無堅城全無保妻子之徒陳情乞命之不暇不得已乃出孫督師傳庭於請室朝野相慶而公獨憂之然則公之自負何如哉是後公迄不復起賊據關中獲公遂支解以殉善哉子伯兄河濱猶推言之也曰逆渠自成初破秦藩志意益驕然猶未敢僭也賊臣憊思之謂必盡取秦士大夫之忠義有物望者抗者屠之而後秦之軍民無敢譁若然賊固將首及公先帝於是乎有死臣矣楊雄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公慷慨談兵臨難不屈此宜薄辭賦為枝葉灑然去之而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故公詩雄奇得少陵之險聞孫督師嘗訝之曰是在高皇帝佐命諸勳有不逮者而公則曰孫詩平淡不任即戎斯言不幸中矣文備眾體自為一家蓋當是時文光祿方主齊盟鄉國之風各從其類未可概以六藝之法求之也予曩過太原友人傳徵君山稱公為司臬摧折晉之三黨有西京趙蓋之遺嗣客雁門如甯武至雲中問公治兵之所疆場之間壁壘尚存雲人曰衛中丞景琰有殺身之烈然使焦公在賊安得橫行渡桑乾耶嗟夫人孰無死公之死重於太山予獨悲夫君如烈皇帝而輔佐非其人有臣如公又用之不盡其才此郭徵君林宗之所繇向野而泣也公仲子於先子為亞而不肖因驚自垂髫受知最厚因以公集見屬為論次其大節俾後之采風者有考云

張鶴庵先生文集序

鶴庵先生世居美原。去敝廬僅十里。東西頻山之陽。里人馬光祿理懷古詩云。山川誰與爭光彩。太宰莊東有繡衣。太宰謂先生繡衣則楊侍御斛山爵也。予過美原。輒拜先生廟宮。所交諸孫。去先生已十五六世。皆恂恂彬彬。能承祖德。聞至墓田。不封不樹。問之。則先生遺命也。先生歷官皆有顯績。最著者為雲南左布政使。凡十三年。撥亂反正。等於佐命之功。而明禮修樂。丕變其俗。迄今滇之人。喪葬冠昏。遵用遺法。其儀去闕中不遠焉。先生在滇。每考治行。必為天下第一。徵拜大冢宰。太祖屢幸其第。御書旌廉勝以寵異之。及靖難兵入南都。七日。而先生自經於吏部寢室。可謂從容就義者矣。予讀實錄。觀先生受知高皇帝。與方黃諸君同。然任大責重。其死之遽。速一代典制之存亡係之。故為方黃之激烈易。為先生之從容難。何者。方黃齋練一朝之臣。先生一代之臣也。惜其死於變亂。生平所為詩文多散佚。不傳。斤斤從碑版中錄存數首。故十九皆出雲南。如機務抄黃黔甯照靖王廟記諸作。經營草昧。推本廟謨。創守相資。貽謀來哲。儼然與多士多方相表裏。而文氣高古。整而不俳。有東漢大篇之風。予友華山王子無異請而異之。庀工重梓其前之畫像。又麟谿集序一首。則予家藏本所無。無異購得他本增入者。嗟夫。斯文未喪。表述前賢。後死者之責也。

冢宰名德峻節。一代冠冕。予生其里。欲窮歷歲年。採集遺文。寸索銖積。漸備大觀。以昭先正之休烈。惜乎遊覽四方。未遑從事。而若委之於文獻之無徵。無異一見。顧深知篤好之。輒廣其傳。以徧同人。賢者之用心。固不可及乎。予兄事無異。於其刻成。而敬論大略如此。旌無異。且以志吾過也。

義林述

壯士藍屋李君。從督師汪公喬年討賊河南。抵襄城縣。賊圍襄城。城陷。賊磔汪公。壯士死之。後其子隱君二曲先生客。親至死所。招魂而葬焉。於是城守遊擊將軍王君天錫。知縣事張君允中。暨邑之士大夫。暨碑冢旁。立祠祀之。而名之曰義林。友人有遊襄者。歸語其事。俾為文以述之。李因篤曰。予嘗聞藍屋有齒冢。蓋壯士君既應募東征。將行。挾一齒與隱君之母彭。及隱君成母寃安。奉齒合葬。而曰齒冢者。婦人之義從夫者也。然則隱君宜賊大招。置旆車前。歸而告諸齒冢可矣。而累蒙襄之新冢。則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當壯士之行。留一齒訣其家人。毅然誓不返矣。已而死襄。使其體魄冠劍猶存。猶當就而封樹之。況其在天之靈。昭然可知者乎。是故生不顧返死。而遷焉。懦也。出門從帥。殺身以之。歸其神而舍之。貳也。身不能為國家保有襄。則死之日。當為襄人禦灾而捍患。而使鬼確戀故鄉。悖也。懦與貳與悖。

非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隱君思之矣。雖然。非隱君之所得為也。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壯士非能保有襄也。曰保有襄。則襄人之祀功也。今襄人之祀義也。以旌壯士君之烈。而成隱君之孝。則義在襄。以表督師之能得士。而教懦夫使有立志。斯真天下之義林矣。蓋襄子是多君子也。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仇。壯士有馬。傳曰。死葬之以禮。隱君有馬。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有馬。

重修龍潭葉公祠記

東粵葉公龍潭先生嘉靖末由御史直言出為邵陽丞。嘗攝令事。遷河南歸德推官以去。去之日。邵人士遮留境上。幾不得行。建祠俎豆。公署之曰葉夫子祠。詳載范羅岡大參所為去思碑。迄今垂百年而憂其圯也。有辭於明府李公。明府義之。會督府孫公左右之。推吾友文學康子太乙與同社生楊君仲彩董其役。邵人遠近子來若赴其私。卜日新其冠裳。易其主祀。而舉春秋之祀。士駿奔惟謹。虔之如鄰。甯班白之老。多奉楮絮奠祠下。問之。則葉公有舊恩於先人。其子孫咸泣涕沾襟。久而不忘也。太乙來西澗。屬子記。予足跡半天下。所見遺愛祠。至邑令止。未有及丞佐者也。漢朱仲卿之以畬夫祀桐鄉。四百年不再見。而分甯之祀。漳溪。鄴上元之祀。明道。同安。

之祀紫陽。皆以主簿。祈州之祀橫渠。以司法參軍官。雖不離佐僚。彼四子固百世之師也。祀功祀賢。蓋兼焉。且予所睹近代之祠。率十數年。或三五年。即貴列上公。其人既去。若物故而祠亦隨毀。間有存者。多鞠為茂草。未有能延載世者也。況百年之內。改玉改物。陵谷變遷。先朝之宗廟寢園。憑弔無從。而葉公冗散一丞。其祠如靈光。巍然獨在。非甚盛德河山之所呵護。詎克誣思弗替。方西京之循良。與關雒大儒異世。而有同揆哉。公由侍御謫邑丞。當嘉隆盛時。左降官每優游不事事。而公獨將母至郇。意固甚安。如范大參所稱愛民教士。不愧豈弟父母矣。萬厯中。公以少司馬持節吾秦之三邊。平甯夏逆賊。擢御史大夫。世錄錦衣。史紀其功甚偉。予又聞之康子。蓋龍潭為姚江之學者也。而才氣動名。亦略等。誦其遺詩。雄剴加丈成數倍。且夫葉公在郇教人。隨其高下。而多所成就。不專主講學。其學比伯安為淳也。公開府固原。郇人士猶從之游。公亦曰。吾思郇人。郇之祀公垂百年而弗衰。郇居然公之桐鄉。由百年以至萬年。公魂魄其樂此也。公宦秦。始於丞而終於督府。舉其官則宜曰督府。然祠郇祠也。郇人祀公。祀丞也。公丞郇而安於丞。若將終身焉。使公以郇丞終。郇人之愛公。祀公如故也。豈問其為督府哉。太乙又云。郇之文教得公始。大其後。科名鵲起。遂甲左輔。而至今稱公必曰夫子。庶幾周程張朱百世之師之義也。吾

國朝文匯

卷三十

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不敢易其祠額。仍舊書之。既見公之大有造於郤。且誌郤之多君子。其俗猶近古云。

南南冢宰弦蒲公傳

南南冢宰弦蒲公企仲者。字伯樺。父曰贈翁幹。母曰武夫人。贈翁父曰太守翁。太守翁有三子。伯季俱早世。贈君其仲也。贈翁卒。時年二十有四。爾公為武夫人遺腹子。生有異質。六歲解句讀。十七補邑博士弟子員。念贈翁少不祿。力學甚勤。嘗稱足疾。以省酬接焉。會京山李太史維禎督學關中。拔高等。萬曆七年。以戴記冠鄉試。明年成進士。疏祖母范春秋高。請終養。報可。都人賢之曰。此南戶曹之孫也。煥美令伯矣。既歸。日侍范湯藥。踰年而卒。哀毀骨立。喪葬如禮。除服。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職方司。職方部重司。以才任也。公洞曠時宜。多所籌畫。大司馬依之如左右手。尋奉母歸。久之復部。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又遷考功司郎中。值二十六年。大計天下吏。黜陟惟允。分校禮闈。得二十二人。咸時之知名者。其後多至台鼎矣。移文選司。拔用俊良。多破成格。而事皆親攬。胥吏不得干其柄。又戒門者。卻私謁。於時稱為清銓部云。二十七年。升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明年遷太僕寺卿。以建儲得推恩。三代如己官。會戶部缺餉。大司徒疏借固寺馬價。公廷爭之弗行。比去而

寺帑數十萬金如掃。殿不蓄息。緩急無所用。人始歎公之不可及也。神宗偶不豫。詔停礦稅。釋諫臣。所司不即行。公抗章言之。遂削籍。野服。乘蹇而歸。隱大峪山中。捫關讀書。有顯者造之。當引避不與通。徜徉林壑之間。以詩酒自娛。二十年如一日。天啟改元。臺省交薦之。會趙冢宰儼鶴舊知公起為太常寺卿。當新君始立。禮樂煥然。未幾武夫人卒。得請賜祭葬。遣官主其行事。除服。升南京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糧儲。時權奄擅政。即請告歸。其後門戶說起。同朝諸君子多被禍。而公優游物外。有幾先之哲焉。當是時。長子儀部奉差來里中。仲子祭酒以庶常假歸。稱觴於公。賓戚填委。里人榮之。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仍督糧儲。往南京。糧至多。後期而先時以支兵。兵或譁道上。前黃司農幾不免。公預為調劑。之時賴以安。會兼攝大司馬事。閱徒振旅。都人改觀焉。移吏部尚書。覃恩授資政大夫。贈封三代。亦如之。未幾以南土卑濕。既不習。然又率作兼人。勞而致疾。得予告還里。雖高臥茵席間。其侃侃閭閻與少壯不異也。比仲子起家中。允念父老欲不行。報以大義遣之。戒其廉隅自持。毋隳祖德。後仲子厯官詹。有簡注之命。率庭教也。尋以大慶恩晉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亡何當公年八十。詔李參政虞慶齋羊酒存問於家。寵眷之施。先世未有焉。公長八尺餘。美鬚鬣。舉足不苟。聲聞數十步。見者肅然。孝友出於天性。武夫人

疾湯藥必親調。衣不解帶者累旬月。率以為常。少孤。事從伯父參藩君。有子之道。迎盧氏姊京師。終其身。敬不少衰。諒直敢言。或面折人過。人無逆者。立朝有氣節。不黨同立異。亦不懼於難。邑貢士裴貞嘗以三百緡屬公。貞死無後。輒呼其嗣子處士恩與之。處士初不知也。處士有女。適富平田贈君。韓見龍歲貢為子外曾大父為孫太宰立亭門人。故嘗頌其義。問故。公之由職方擢吏部。太宰主之焉。嘗過中州。倉曹某負官廉。貧無以償。號泣道路。公取百金助之。感甚。請以女侍。不受。亦不問其姓名。李司徒修吾遺女許張氏矣。張卒。公具資裝。擇諸生郭鏗嫁之。秦觀察楊京兆死。有不利其嗣子者。公曲庇之。卒以成立。或火揚墓饗堂。冀害其族。公置不問。所居田市里眾為建祠。縣西關以亂謀築城。即輸己田倡之。闕人又肖像尸祝焉。置義田百餘畝。充戶軍徭族。人德之。十三年。關中大饑。公出粟數千賑之。所活萬人。十六年冬。逆聞破潼關。公不食。卒。金侍御毓峒上其事於朝。詔贈太子太保。著癡醒子集三十卷。藏於家。或稱為弦蒲集。弦蒲者。公號也。二子。曰居業。由進士官禮部祠祭司主事。十六年殉難。詔贈太僕寺卿。曰居仁。由進士歷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管國子監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俱自有傳。

外史氏曰。天啟奄人之禍烈矣。彼附近者不足論。以予所聞於一二遺老。蓋當時三

案諸君子其言亦不無過激。故匡救之德或闕焉。如冢宰先事而去。嶙然蟬蛻於汚泥之中。可謂表表矣。史稱蘇文定報為不黨。而明允固早計其免於禍福。冢宰之立朝殆為近之也。

茂衍王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驪下前方伯三楚視學使者王公茂衍先生之墓也。公諱孫蔚。其先世繇晉洪洞遷陝西之臨潼。遂為臨潼人。祖學博鳴石公。父增生經。公皆以公前任湖廣按察使。贈如其官。公就新阡。予既為文志其寔。公已而表妹同淑人仍以書來曰。先方伯締交盈海內。未亡人兢兢在疚。兩孤穉懦。非有聞焉。寡母之兒。何可屬遠。麗牲之辭猶缺。惟更圖之。予幸託公葭莩之私。然過從獨後。初見都亭外舍。旋復別去。比公以閩轄左遷。楚儲子適客遊鄢江。數數哀韓進食。詩歌贈富。而公顧謬賞鄙作。謂不倍於先民。嗟夫。鍾期已矣。即之高山流水。何惜一再奏於松柏之前。庶知已其不亡耶。公負雋才。掇巍科。三十而正藩。本不可謂不過。而名位相扼。每抱餘憾。如鄉試定元己旬日。究遭大力者排而亞之。廷對闕中第一人。例選庶常。忤時宰。改西曹。一麾出守。踐厯行省。業孚主眷。超陟左藩。內召有期。而故以前楚臬報可之體。意外殊累。調補參知。徘徊蜀荆。會卿寺自外臺入。擢者歲一人。當路重公。屢以

名上。又徵羣儒史局。大臣多推轂公。乃既得而復失之。豈惟公之數奇。公抱軼倫之姿。足大有為於天下。而不登三事。卒斬大年。予所由述往沾衣深為國家致惜也。當公在刑部。近代稱白雲司。每英流處之。滄溟瑯琊以來。得公為再盛。而典郡右輔。追跡趙張。畿南雖八旗威要雜居。咸敬而畏之矣。遷青州海防副使。平原督運。參政鎮靜不擾。漕輓如期。握楚憲則平反之仁聞。洋溢江漢。開閩藩則度支之偉績。股肱制軍。予躡屨所經。人無異詞。及公督糧儲鹽驛於湖北。而予親在座上。接並徙三藩之檄。公獨憂之。未幾。越漕精倒載聚荆。曰。儻後不須此。吾自任往還費。舟子與士民皆疑予竊知公之用意深也。載甫畢。而滇黔果叛。其易豆運荆者。水腳不啻數十倍。人始服公炳幾先之哲云。時予將北歸。公觴諸江渚。策吳必敗。固留予。予曰。老母在關中。將恐有誘脅於賊者。當歸保桑梓。夫吳逆故戰將耳。非諳於攻取之大計也。謫國威寵徒冒虛聲。今垂亡之年。益老而悖。且稱兵構逆。而所任不出其甥姪。紂穉惡少。一朝狂謀。庸冀其有成乎。亂非可以數作。倖非可以恒邀。即三叛連衡。皆海內之罪人。遠來內犯。食必不繼。但堅壁挫其銳。數載悉授首矣。公稱善曰。固所料也。公素不言兵。而在東川練鄉勇。翦凶渠。某貝子歎其為真將軍。夙工文章。而視學三楚。化行俗美。一變至道。乃竟以積勞致殞。賢者固不可測。然食少事煩。司馬宣王嘗預料。

諸葛公之弗久。嘗好雖殊。於公有同悲矣。嗚呼。公孝友端亮。家修廷獻。迥立罕傳。若
迷等身。世方待其宏濟。而年不配德。位不副才。故其卒。朝野痛之。公三子。長孝廉天
寵。先公不祿。次諸生旌。季灝。太學生尚幼。公生平行誼。及爵里生卒婚嫁似續之詳。
已載誌中者。姑不具論。而特為表其大節如此。

春秋論

朱彝尊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賵。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傅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桀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疆。請隨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於同姓異姓之團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禮。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於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為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於魯。其禮不為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於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賵。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

人有德於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為己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於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昔孔子從祭於魯。膾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於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賑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為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為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於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冢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冢父為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子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得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迴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虞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侯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子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焉。設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謾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觴五人等立傳。掇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瑤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

氏之責壽子竊以為未得其平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鱗為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仿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曹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萬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曹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

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彙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其彙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于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富等。則授之以志。北魏書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青之。范夢得。積至四大。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歆。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耳。其文

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亦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我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遼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汴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鏊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粃雜陳故辨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厯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况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彙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覩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案。書法相違。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橐廢為庶人。是冬齊王禕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馬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陸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為。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姜清祕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傾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

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己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塋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塋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統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塋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為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為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啟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啟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

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耶。曾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耳。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縕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縕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縕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秦子澄。至閩。同磔於市。所榜奸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甯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閔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遺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厯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庵僧。東湖樵夫。潔其

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噉餘冊。一實之不足信十也。丈
皇實錄載壬 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
言。分任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奉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於澤州公廨。初
不聞震直賢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
慚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如瑞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
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
造為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
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甯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
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
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論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
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禱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
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
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

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惟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厯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為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為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丈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為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甯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葬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

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為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閤閤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登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東為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啟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嚙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大傳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余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墨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遊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積。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叢所

儲書則并積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子傳鈔。子所好愈篤。凡求脩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鈔於史館者有之。借鈔於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蒙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余觀其大略者也。余子昆田亦能讀之。杼袖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於戶外。蠹字之魚。銜蠹之蟲。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天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於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豈書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為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

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於近。鴉羽悲於下。四牡諒於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為人世可矜之事。至於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於是。此蓼莪之痛。以為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於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沉毀瘠而病。君子勿為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喜溢顏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於繡幕之上。衣不解經。蟻蟲盡生。蓋未練而卒。於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歿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為若干卷。屬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壑廬而逆旅。繩屨要經。僕僕於遠道。而靡所止息。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遺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謂。論次之如此。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葬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盤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蘭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窯所製，至或下勞慳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杯棬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盤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盤，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徙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思游燕魯，存魯吳楚，聞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遊，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余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歿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人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余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為無足異。茲輒誄之，而信其可傳傳之可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嚴廡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

置而不收。何用。曰。獨不觀夫市瓷罍者耶。黃者。綠者。玳瑁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則先生亦取夫芳草蘭蕙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王崇安詩序

余求友於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慈。此瞻華陰王宏。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余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予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来。五人相繼摧折。而余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邵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摅而出。冷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於千花百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余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於周者乎。降而為秦風。於車鄰侈車馬侍御之好。於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於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為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

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李于歎其為夏聲馬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畫簾多暇。有橋有池。婆娑以詠。跼阿而畫。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峯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侯其代興矣夫。

嚴蓀友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冷水莫得其真。而眾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為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性情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錄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為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歛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為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涌而為濫。上則縣而為沃。仄者沚。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惚。水豈有意為奇變哉。

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過而已。丈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室于理。本乎自得。并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孫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為禮。濁者為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其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孫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為序。其有意也夫。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於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磊磊。游者饒姓名於壁。未及百年。輒漶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於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為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塊圯。無燕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浦。出沒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慷慨。豈必林木鬱蔥。臺館高下。然後為名山也耶。同余登是山者四人。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增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歙人江之鮐。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鮐暨余也。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角。拓堂後地。為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為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有餘人。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慨然長謔。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欄畫檻。忽涌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懷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為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為葺治。至于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

之末猶辛勒名榼下。附汪君之文並傳於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匏齊記

匏之為物其葉苦其蔓弱其形呬然非若瓠可以燔瓜可以道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為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蠶窪之則樽則以為笙大者簞小者和挈竿而吹則為眾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當其秋霜既降呬然者堅水出其前略約之不施舳舻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汧洄上者汧游下者潛行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咸濡首滅頂是懼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淹其有濟于人為功甚鉅今州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齊焉君質直好學所為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竿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百觥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於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緬出漏者可以如塞譬置匏於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漂舟有時而覆充匏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彝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秀埜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間邱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為山望之平遠也稍溝為池即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垢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又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兄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為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撝乎碑碣真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焉予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邱壑之美恒為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童妙妓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既闌荆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蕪沒者何限而滄浪之事樂園之居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羣之助留題尚存也俠君築斯堂煥羣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內之誦元詩者

倦園圖記

倦園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勸農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

所謂金陀坊是已。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為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於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沈。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翳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乎。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為先生圖之。為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邱為裴迪。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鄭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於飢溺。雖欲遺章組之禁。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園之圖以傳。為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為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看竹圖記

甯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為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為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同邊陲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予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入或萎于霜或厄于閭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操而驟于夫煙霄也文章之為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厯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

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貽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鄧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布見曠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道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鱖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為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潯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陂陀既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貽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為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為後之游者告也。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於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代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於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為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為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賁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于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為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郡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寶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為楚將安知履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眾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

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韓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為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鼂與不壽。世載更兮。翁霸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既詘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既入。拯羸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國恥既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蒞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靈兮。杜把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簧。筑以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遵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

國朝文匯

卷三十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為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喬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畧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執。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于市。羣蠻懾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為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徵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為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啟禎之際。一夫構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然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露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嚮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賊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建。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營疏畧。大業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葬尊之。再從父弟葬。政于公為外孫。懼公名。姓不

得書于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為祠藏主以祀屬子記公行事于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于府居城東兮既舉于鄉遂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為郎教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成功兮誕出論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甯地有嚴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淶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陴墉兮世盡愉愉公也饑飭恒集于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于道路眾所憫兮有崇者邱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簪宗兮

殷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踰他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于江晉以數騎由萬山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

以為神。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訟冤。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適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于難。遂渡江。同遊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甯縣事。布袍皂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為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皂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為詩。自魏晉下。屏不擬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為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隗風土。思携家往。強涵光為鄰。涵光不果。乃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留軹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傳青主藥。我庶其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遊。趨人之急多類此。先生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以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

佛像于中。而孔子未坐。先生過之。志其嚮。所有田。改塑孔子于中。俾釋迦隅坐。僮僕若奉教狀。既成。為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微。欣然意自得也。子客太原。與先生定交。每索予為弟淵作傳。予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予書。比子至京師。而先生山間。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周張某。既歸喪。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具狀來告。嗚呼。予未為淵立傳。于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曰。葬之者其友。銘之者其友。無子奚傷。有族孫以為後。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宋葬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甯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闕。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臼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

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顧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為感動。裂其膚。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陽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縣臨極邊。年飢流移載道。覈徵輸之數。積逋三萬五千。君憫民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于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為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董處淵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為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山。濤低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粟主以祀杜甫。亦為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為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即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既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為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潔躬。王公庭言遠。而鄧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抗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未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騫為浮名者相接。故其詩

文不其傳于時。第取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婿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某縣某原。銘曰。

學焉而為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垂。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邱隆然。為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鏐。國子監生。以孫業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濟賓。宣府推官。始封內宏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盡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盡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

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為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剌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為盜所殺鄰里計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蹕不休晨徧呼死者戚鄰嫠婦有姊子為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竇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理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黨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載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百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民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園而淫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調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梃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振闥及堂階則骨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為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雲等講學賈田以饒之去之日老稚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

社祭其莊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綿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割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承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乃。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為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為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為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為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為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罵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公生某年某月日。卒于某年月日。配張恭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合葬于墓。子男八人。咸有文行。一嗣仲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于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壺。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屨。宜

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水丸丸。固有後緒。

王處士墓誌銘

彝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為詩悼之。富平李子為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民。字安生。少補彝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為言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饗。處士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為趙君賓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為詩歌自娛。荊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盡于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既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為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為處士幸。嗟。知士為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

足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過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踟躕于荒山窮谷之中而已耳。將來為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豪之選。其言不信於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為己女。銘曰。
乘爾墻幾。恐爾首。川爾新忽。釋爾負。潯沲之陽。雁門阜。吁嗟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文學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員。歲乙酉。嘉興城破。子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地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子兄事之。有吳君蔭者。人目為狂生。家橫涇水曲。相去各二里而近。中道為五兒子橋。三人者暇輒相訪。攜飯一盂。肉一拌。酒一注。留必醉飽。日將暮。悵悵不忍別。及橋徘徊橋上。縱論天下事。有不合。吳君瞋目視大譁。唾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僧。聞之。駭蹣跚出。窺戶牖。則見笑啞啞不止。疑始釋也。既而子同君讀書烏木橋村。賦詩日酬和。君有詩曰。魯連思蹈海。申徒欲沈河。猗嗟古之人。不為世俗阿。俄而盜劫主人居。君有弟從學。善泗水盜。

至遂投河。君亦亟投河。沈浮於水者數。其弟竟死。而君不善泗水。反得不死。鄉人以爲詩。讖君痛弟故。自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業。弟子從之游者漸衆。館真如僧舍。僧寂月通儒書。能詩。予每偕吳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談移日不去。夜坐彌勒龕。琉璃燈下。恒達旦不寐。寂月語人曰。與諸君譚。假令載筆記之。即法言中說也。聞者怪之。不顧子旣客游四方。久之。吳君亦入楚。轉客于黔以卒。未幾。寂月亦逝。君十赴省試。不利。乃附載運船訪子京師。會子奉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困。旅食淨度寺。著散懷錄自遣。比子還。則君已病。遂不起。予往視其斂。兄子某扶其柩還。半途亦沒。淹數月。始達于里。子某葬之先世之原。君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嗚呼。方予與君田居。往還晨夕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安謂天下無不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游日廣。夷懌怨隙。皆非吾意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亡。爲可痛也。銘曰。

生吾以爲兄。死吾與爲銘。人不如故。先民豈欺我哉。

文學鄭君壻誌銘

君諱珣。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

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吏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闢竈舂紡。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闔門而與之語。率以為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閒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闕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千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己。浮舟於泖。販吉貝花中。塗為盜所劫。己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劫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其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為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也。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脚或不繼。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保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也夫。